

# 宋代红绿彩碗：藏在时光里的生活智慧

文/图 本报记者 杨亚娟

隆冬时节，潞州区昌盛古玩城内，收藏者王先生捧出一件珍藏器物——一只宋代红绿彩碗。碗身带着岁月的粗粝，碗心一抹历经近九百年却依然明艳的红绿彩，让它卓尔不群。“这是我2003年夏天在介休收到的。”王先生轻抚碗沿，“旧物堆里，它一眼就抓住了我。看，这碗心的字洒脱，彩鲜亮，多美。”这只敞口浅腹、圈足敦实的碗，经考证，正是出自宋代上党八义窑的红绿彩瓷珍品。它不仅是一件古物，更似一扇窗，帮我们窥见宋金时期上党市井的烟火气息与生活智慧。

碗的形制朴实无华，是百姓家寻常食器的模样。灰白胎骨坚实细腻，釉面泛着温润内敛的哑光。时光在红绿彩上留下了自然的印记——红彩沉淀如赤铁，绿彩淡雅似冻玉——却无损其穿越九百年依然鲜活的生命力。最夺人心魄的是碗心：红绿彩勾勒碗边装饰，竖排写着“三冬士，金马玉堂；清风明月，雨闲人”十四字行书。笔锋率性飞扬，撇捺间无拘无束，透着一股“不假思索，直抒胸臆”的自在。这抹在漫长岁月中未曾褪色的红绿，正是八义窑工匠驾驭矿物颜料与窑火温度非凡技艺的明证。

上党区八义镇素有“北方瓷

都”之称。宋金时期，这里首先开先河，创烧红绿彩瓷，为后世五彩、斗彩、粉彩、浅绛彩瓷的出现埋下伏笔，被陶瓷界尊为“彩瓷鼻祖”。至今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八义窑宋金时期的“白釉红绿彩碗”与“黄褐釉白底黑彩虎枕”。

这只碗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摒弃了常见的花纹装饰，将诗句信手“烧”进了日用饭碗。这看似随意的笔触，却深藏着宋金时期民间的生活态度与处世哲学。“金马玉堂”借汉代宫阙意象，承载着市井平民对功名仕途的朴素热望；紧随其后的“清风明月”“雨闲人”，笔意流转，又勾勒出归隐田园、闲适自在的悠然意境。将“进取求仕”的热忱与“归隐得闲”的淡泊并置于一器，融于每日捧起的粗瓷碗中，正是那个时代民众精神最鲜活真实的写照。它仿佛表达着：生活的圆满，既在于“金马玉堂”的孜孜以求，也在于“清风明月”的片刻宁静与“雨闲人”的自在从容，体现了张弛有度、兼容并蓄的生存智慧。八义窑昼夜不息的炉火，烧制的不仅是盛放饭食的器皿，更将这份独特的生活哲思融入其中，并走入寻常人家的灶台餐桌。

如今，这只碗静静立于案头。光阴流转，碗沿的磕痕铭记着它曾被千百次端起放下的日

常，釉面的细微磨痕诉说着它盛过粗茶淡饭的岁月。凝视它，仿佛穿越时空：九百年前长治的某个清晨，一户人家的主人或许正用这只碗啜饮热腾腾的小米粥，目光掠过碗心的“金马玉堂”，心头或许掠过一丝“何时能去汴梁谋个前程”的微澜；待到阴雨绵绵的午后，用它温一壶老酒，望着檐外雨丝，口中念着“清风明月”，便将白日的劳碌与憧憬，一同融入了那份“雨闲人”的片刻安宁之中。这不正是古今相通的生活共鸣吗？在现实的奔忙中寻觅诗意，在世俗的追求里守护内心的从容。

碗内的字迹历经沧桑，其透射出的“左手执剑以谋生，右手拈花以养心”般的生活态度，在当下社会依然有其价值。当我们与这只来自八义窑的红绿彩碗对话，看到的不仅是九百年前的月光，更是古人面对生活的智慧。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文化遗产，从来不是博物馆中冰冷的标本，而是凝结在器物中、关于如何安顿身心、如何平衡生活的古老经验。这只碗中凝固的烟火气与处世哲学，穿越漫长时光，散发着温润而恒久的光芒，为我们理解生活的本质提供了一份来自历史的参照——最深刻的智慧，往往就藏在一粥一饭的寻常烟火里。



碗内箴言尽显古人生活志趣



碗圈足记录岁月沧桑

# 一幅堆锦作品里的匠心传承

文/图 本报记者 杨亚娟



堆锦作品《八仙图》

两年前的一个秋日，李先生在长子县某村下乡时偶然发现了一幅残缺的堆锦作品《八仙图》。图中的八位仙人衣袂翩跹，眉目如生，虽背景尽失，却难掩神采。“这是上党堆锦的老物件！”他当即收下残片，回家后，简单补做了背景板，终使一幅《八仙图》重现光彩。

这幅清末民初的堆锦作品，恰似一卷立体浮动的民俗信仰图。八位仙人并非高居庙堂的神祇，而是带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与鲜明个

性，从传说中走入丝绸：铁拐李背负硕大葫芦，拄杖而立，满面风霜；汉钟离袒露胸腹，蕉扇轻摇，豁达笑声仿佛穿透锦缎；张果老倒骑毛驴，似笑非笑，手中渔鼓声声“劝善”；吕洞宾手握拂尘，笑意盈盈；何仙姑手捧初绽的荷花，亭亭玉立若凌波微步；蓝采和花篮满溢奇卉，踏歌而行；韩湘子唇抵玉箫，引凤来仪，乐韵似在丝绒间流淌；曹国舅手持玉板，仪态端方。

众仙的脚下，是上党堆锦技艺的

灵魂之笔——祥云。匠人用蓬松丝绵层层堆叠塑形，再施以细腻的色彩晕染，云朵如浪翻涌，托举仙人似御风而行。丝绸的柔滑光泽勾勒出仙衣的华贵飘逸，棉絮的蓬松质感则赋予人物呼之欲出的立体感。

这幅堆锦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《八仙图》，而是两人为一组，从右到左依次排列为——钟汉离+蓝采和，铁拐李+韩湘子，张果老驮着小童，吕洞宾+曹国舅，何仙姑身旁站着的人物头戴冠帽，手持笏板，人物

总计10人。这种突破传统的创作，也反映出上党堆锦“以吉祥意向为核心”的创作弹性。

这幅堆锦的珍贵，更在于它映射的上党堆锦盛景。长治（潞州）堆锦，源于明清，鼎盛于清末民初，被誉为“立体国画”。其以丝绸锦缎为颜料，以硬纸板、棉花为骨架，通过“堆”的技法营造浮雕效果，独步艺林。鼎盛时期，潞安府（今长治）城内作坊林立，作品远销京津、苏杭，乃至南洋。大户人家以悬堆锦于中堂为荣，寻常百姓亦求小幅“八仙”“三星”悬于厅堂，祈求护佑。八仙题材更是畅销之王，其恰好覆盖了世俗对“福、禄、寿、财、安、康、顺、正”的追求。

这组曾悬挂于某户长治乡绅厅堂的八仙图，在散落重聚，承载的不仅是堆锦的精湛工艺，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念与想象。最坚韧的文化遗产，往往就藏在这褪色的丝线、蓬松的棉絮与乡野偶遇的惊喜里，在人们对“福寿安康”永恒的祈望中生生不息。